

通志壹經解

52
1.411
394





四書辨疑卷第六

論語

鄉黨第十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註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侃誾二字各有兩訓玉篇諸韻皆同侃字一訓和
樂貌又訓彊直誾字一訓中正之貌又訓和然須
觀其用處各有所宜朝廷官府之間待下宜寬容
事上宜嚴謹以彊直待下則幾於不容以和樂事
上則幾於不謹今與下大夫言則用剛直與上大
夫言則用和悅於上下之交誠為未順又諍之為



義乃極諫也必須遇有違理害義之重事不得已
 而用之尋常語話間豈容有諍邪若從此說閔子
 侍側閔閔如也亦是有諍於孔子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亦是以剛直待孔子也是豈聖門弟子尊
 師之道哉舊說侃侃和樂之貌閔閔中正之貌南
 軒引侯氏之說曰閔閔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
 敬也二說意同今從之

不時不食○註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
 足以傷人故不食

註言此數者蓋謂食饘而謁魚餒肉敗色惡臭惡
 失飪不時也數者之中惟失飪生硬之物食之難

化或能傷人色惡臭惡餒敗之類此皆壞爛之物
 本無難化傷人之理正由氣味可惡勉強食之或
 至有傷傷自己之所惡而來非由物之能傷也夫
 子於食饘至失飪凡此數者止是為其味不堪食
 故不食也至於五穀不成果實未熟自不可食此
 何必言不時不食者一日三食不依其時則不食
 也南軒曰不時非食時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註食肉用醬各有所
 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
 嗜味而苟食耳

經文上句言食肉下句言凡食須醬不止在於食

肉也醬不取其味但欲備數於前然後方食不知何義註文本不欲聖人有嗜味之心故為此說非中常之論也不得其醬不食止是欲其調味得宜而食之也南軒曰不得其醬調味之不得其宜也惟酒無量不及亂○註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於亂耳

酒之本性無他惟能使人神志迷亂而已飲之至於迷亂失常然後為醉今言以醉為節而不及於亂豈有不亂而醉者乎聖人亦無以醉為節之理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澹洽而已可也此說意是

不撤薑食○註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本草經諸藥皆有益人之用通神明去穢惡者固不少也然獨不撤薑食者蓋亦取其味之可喜故不撤也註文本謂聖人無嗜味之心故於夫子飲食之間凡有惡而不食喜而食之者皆宛轉其說不使有關於味之美惡魚餒而肉敗不食則謂為其傷人也不得其醬不食則謂惡其不備也不撤薑食則謂薑通神明去穢惡也於其本然惡欲之誠使皆晦而不顯以為聖人無意於味也是豈人之情也哉夫天下之人口之於味皆不待學而能知莫非自然而然雖有至道盛德亦不能使之不

知不覺漠然而絕其所欲也聖人亦與人同但無欲之之甚耳至於擇其味之美惡可食者食不可食者不食庸何傷乎必須甘苦無擇鮮美臭惡一例食之然後乃為聖人其惑人也甚矣故不得不辨

食不語寢不言○註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若從註文之說語與言既分兩等則食寢所慎亦各不同食則止是不語却合有言寢則止是不言却合有語若以答述自言一通論之當食之時人問則不與酬答不問則却當自言當寢之時不問則不先自言須問則乃與酬答然其先問者却是

自言邢昺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註文與二說言雖相做意各有差自言直言已不同答述論難亦不同廣韻訓語寧雖引說文亦不全用其說止訓為論訓言字則曰言語也玉篇訓言曰言辭也訓語曰言說也舊韻略雜取諸說毛晃韻略專以說文為據本分言之惟廣韻玉篇以言為言辭以語為言說者最不穿鑿當取為正此章本無深意食不語止是口中有物故不多語寢不言止是心欲安靜故不多言語即是言言即是語不可強有分別也王滹南曰此何可分只是變文耳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註儻所以逐疫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鄉間無儻久矣我輩未之見也嘗聞故老所傳元旦閭巷小兒數十為羣皆以五綵纏杖唱和儻詞巡門以驅疫鬼謂之驅儻註所謂近於戲者必此類也。夫子加誠敬於此亦無義理或曰之說謂安先祖神靈義有可取。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註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楊氏曰必告之直也。

君賜食蓋熟食也故可先嘗賜腥則亦不嘗矣。夫藥性有萬殊服食之法製造不一尤無未熟先嘗之理又無迫使面嘗之命何必告之如是邪且康子以善意饋藥既已受之亦當善其辭意以荅之今乃自以曲防疑人之心告其來使阻定不服其藥虛人之賜孰甚於此。康子聞之非慚即怒便如康子寬厚能容而已之為人是何道理。楊氏以必告為直聖人之直恐不如此。王滹南曰當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簡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此說理當學者往往疑其稱名謂非所以告門人者抑亦未之思也。如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對門人稱名若是者多矣何獨疑於此哉惟從淳南之說為是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註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未暇問乃是心欲問而無暇以及之也理當如此却是理不當問也一說而分兩意理皆不通問人之言止是傷人乎三字而已言訖問馬有何未暇雖曰貴人賤畜馬亦有生之物焚燒之苦亦當愍之今曰貴人賤畜理當如此其實豈有如此之理王滹南曰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

弟子私疑而記之耳本不須着此三字此說決盡古今之疑

先進第十一

南容三復白圭○註南容一日三復此言

一日二字意昏語錄云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註文一日之意於此可見一日謂日日也南容之學餘皆無所用心日日專誦此詩無乃太約乎黃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必再三反復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一日三次誦之也此說於文為順然此章義本不通夫子專為三復白圭便以兄之子妻之恐無此理予於公冶長

二百九十五
四書章句卷一
高子臣
篇已有其辨王滹南以為弟子附會此說誠是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註歎不如葬
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門人厚葬顏回非禮也而顏路聽之孔子以其制
不在已故有予不得視猶子也之歎本無葬鯉得
宜之意南軒曰予不得視之猶子以有顏路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註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
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
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
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

學之有序不可躡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
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或言不告子
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註文本宗程子之說而又推而廣之也程子以晝
夜論生死晝論生夜論死此乃生死常理人人之
所共知者註言原始而知所以生却是說受胎成
形初為父母所生之生反終而知所以死又是說
預知所死之由也不惟所論過深與程子之說亦
自不同所謂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
也又言幽明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躡等此又
迂遠之甚也夫二帝三王周公仲尼之道切於生

民日用須臾不可離者載之經典詳且備矣而皆不出於三綱五常人倫彝則之間而已未聞教人幽明次序必須知死也必欲於常行日用人道之外推窮幽冥之中不急之務求知所以死者之由縱能知之亦何所用今以季路為切問誠未見其為切也夫子正為所問迂闊不切於實用故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知生謂知處生之道非謂徒知其生如原始知所以生晝夜如生死之生也蓋言事人之道尚且未能又焉能務事鬼神乎生當為者尚且未知又焉用求知其死乎此正教之使盡人事所當為者非所以教事鬼神

告其知死也王滹南曰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實而妄意幽遠實拒之而不告也此說本分註文解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云專用功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語錄曰鬼神自是第二着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予謂此二說所論却公足以自證今註之誤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善人不能入室蓋亦就其資稟而言非有關於學不學也今言質美而未學善人亦豈皆不學乎又循途守轍人所常談蓋言守死法而不知變通也程子以踐迹為循途守轍不踐迹乃是不循途守轍而能不拘死法達乎事權變通之道也果如此則有可以入室之理不可謂不入於室也大抵善人之體惟能以柔謹自守而無行義達道之資雖至為邦百年纔可以勝殘去殺終不能致雍熙之化者正由循途守轍不能從宜適變所以不入於室也所謂雖不踐舊迹者蓋又指古之遺訓所以法則後人者是為舊迹也若不踐履此迹則是不

循規矩違理妄行豈得謂之善人哉夫中庸之道雖不離於舊迹亦不拘於舊迹須能從宜適變乃得其中善人雖不得中道然於舊迹亦不可直言不踐也只以文理觀之上文既言不踐舊迹其下止可言故不入於室亦字乃是反上句之意與舊字全不相應若言不踐惡人之迹亦不入聖人之室則亦字之文為是然經中本無惡字意脉翔加其文亦是曲說不踐迹三字義實難明不可強解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註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四百廿二
四書辨疑卷六
君子不以言舉人謂不專信其言聽言未得其實而又必觀其行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正患不能辨其言之真偽耳果知其言虛偽不情則當待為小人而不取果知其言篤實無妄則當待為君子而取之今既明知言論篤實而乃又有色莊之疑語言虛偽者既不取言論篤實者亦不取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信聖人教人以知言亦為無用之虛語矣況言論出於口顏色在於面言色兩處各不相關今疑口中言論篤實恐是面上顏色莊嚴亦不可曉此與上章不踐迹文皆未詳不敢妄說從之者與○註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

而已

註文中既言子然季氏子弟其人豈肯自以季氏之所為為問夫子亦無指說季氏之惡以荅季氏子弟之理蓋子然聞夫子具臣之言意謂具臣為旅進旅退隨眾之人故以從之者與為問者字須當細看從之者謂是從人之人非謂專從季氏也夫子弑父與君之言亦是汎言或有欲為如此之惡者仲由冉求亦不肯從子然所問夫子所荅皆非專指季氏而言也

顏淵第十二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註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

為此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兄弟同本連枝天倫至親無他人相混之理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正與墨氏之兼愛相類胡氏謂有語滯之病其說誠是然既以其言為有病矣而又譏其不能踐其言必使子夏絕父子之情而以寬牛之言自寬曰四海之內皆父子也君子何患乎無父子以此自處然後為能踐其言也比之前

病不又甚歟惟刪去踐言一節則為無累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註言倉廩實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言必以實之謂信信之在己不可須臾離也已不失信人自信之豈待倉廩實武備修方纔有信哉果如註文之說須是有食有兵然後有信無食無兵則無信也然夫子於不得已而去兵去食惟欲存信此何說也又教化教民為善也教民為善亦須自有為善之實而民信服然後教化可行堯舜教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以其先有可信之實也若桀紂教天下以仁民必不從以其先無可信之實

也由此觀之民信於我亦不直在教化既行之後也舊疏云民信則服命從化此說為是夫子荅子貢之問止是舉其為政之急務三者之中又有緩急不得已而去其緩者非有先後之分也

民無信不立。○註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又曰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

一章中兩信字本是一意註文解民信之矣則云民信於我此以信為國家之信也解民無信不立

則云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却說信為民之信立亦民之自立也又曰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前一句信在國後一句信在民後又分人情民德二說云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此說信亦在國也繼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此說信又在民矣不惟信字交互無定而兵食與信先後之說自亦不一聖人本旨果安在哉王滹南曰民信之者為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為民信也為政至於不為民信則號今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

以勸罰不足以懲委靡頽墮每事不立矣故寧去食不可失信此說二信字皆為國家之信立亦國事之立也文直理明無可疑矣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註棘子成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棘子成之言直以文為絕不可用特發此言以觸子貢意本不在時人也說見下文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註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又惜其失言也

註文本謂棘子成疾時人文勝故以君子之意稱

之此可謂不察人之瞋喜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正與史弘肇所謂安用毛錐子語意無異故對子貢發如此之言非疾時人文勝乃是疾孔子所教子貢之徒文勝也子貢正謂妄意譏毀聖人之教故傷歎而警之也惜乎乃傷歎之辭說猶論也蓋言可惜乎子之所以論君子也此言既出駟馬不能追及其舌而返之也此與一言以為知一君子之意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註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

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單讀此註辭與義皆通然與經文不能相合若以猶為須文須質也質須文也此之謂不可相無而猶字未嘗訓須也所謂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者此亦經中所無正為經文無此一節所以不能通也此段疑有闕誤不可強說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註愛惡人之常情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之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之甚也

愛惡與欲生欲死之心有私有公其心固有不可

有者亦有不可無者不當一槩論也順於己則愛逆於己則惡此其愛惡之私也善可愛者愛惡可惡者惡此為愛惡之公矣惡可惡如盜跖陽虎黨於己則欲其生善可愛如后稷皐陶忤於己則欲其死此其欲生欲死之私也善誠可愛者永以望其生惡至當死者然後欲其死此為欲生欲死之公矣出於私者不可有出於公者不可無註文一槩言其欲人生死之心皆不當有有則皆以為惑若從此說於至善之人亦不當欲其生於至惡之人亦不當欲其死然則詩稱萬壽無疆書言時日曷喪孔子之慟哭顏淵周公之必誅管叔皆為用

心之非歟過高之論不本人情吾儒教中誠不宜有既又二字止是說在一人蓋於一人之身既曾欲其生又復欲其死也其人向者順於己已則愛而欲其生其人復有逆於己已則惡而欲其死於彼一人之身欲生欲死反覆無定而不自知何者為是是為惑也辨惑之道惟在自能省此而已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註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明決二字是忠信二字非忠信固能令人信服然非可以折獄也舜與周公忠信至矣猶不能使四凶管蔡聞半言而自服其罪子路雖賢豈能過於舜與周公哉凡其所謂片言隻字者皆其言辭簡少之稱折猶挫折也如云折其銳氣面折其非是也折之使服非信服也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蓋言能以一二言折其罪人虛偽之辭使之無所逃其情惟子路為然也尹材曰子路言簡而中理故片言可使罪人服此說為是子路無宿諾○註宿留也尹氏曰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所以全其信也信非可以折獄前已辨之無宿諾者蓋言子路重然諾不輕許人既已許諾隨即行之無有停留也

此當自作一章與前節片言可以折獄無相干涉
 舊疏云或分此別為一章今合之以此觀之則片
 言可以折獄與此元是二章邢昺輩合而為一也
 林少穎又連下文聽訟吾猶人也通為一章其說
 益牽強不通王滹南曰片言可以折獄至必使無
 訟此自三章不相干涉但記者以類相附耳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註范氏曰聽訟者
 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范氏正本清源之論大意不差只是有可說無可
 行不知果行何事是為正本清源而能使民無訟
 也蓋聽訟在於審察之明無訟乃是教化之功民

不知教則近於禽獸不仁不義何所不為既陷於
 罪然後以聽察之明剖析其是非真偽雖得其已
 然之情豈能致雍熙之治哉故聖人為政不以聽
 訟之明為貴但在教民從善使以孝弟禮義為心
 則自無爭訟此乃正本清源之謂也然則聽訟亦
 為政之急務而不可忽但非為政之本耳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註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
 者之相悖爾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則亦有愛惡之擇也樊
 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非謂不擇善惡普皆愛之

四百八
也蓋仁者以愛人爲本耳至於遇有一直一枉亦
不直須枉直皆舉然後爲愛也由是觀之愛人知
人本不相悖樊遲何爲而疑之哉曾氏意謂仁智
二事遲皆未達然下文質之於子夏但言問智之
事而不及於問仁則所謂未達者止是未達知人
之理耳與愛人本不相干舊疏云樊遲未曉達知
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此說本是下文南軒淳南
之說與此意同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註舉直錯枉者知也枉
者直則仁矣如此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二者本不相悖前已辨之舉直錯諸枉此是智之
用能使枉者直此是智之功註文以上句爲智分
下句爲仁誤矣須是自己行仁然後可爲仁人若
但能審其舉錯爲之激勸使他人改枉爲直止可
爲智未足爲仁王滹南曰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
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關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
則曰知人之功用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
知人之爲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菴無垢之徒皆
以爲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曉豈以樊遲
屢疑子夏深歎且有遠不仁之說故委曲求之而
至於是與竊所不取此說參考詳備無有不當學
者宜從之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註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
 善其說以道之語意不明不知如何是善其說道
 是如何道語錄曰須又教道得善始得以此知註
 文道字乃教道也朋友有過既盡心以告之而又
 加之以教道須至於善而後已此正犯數斯疏矣
 之戒施之於朋友之間必不能行蓋道猶言也善
 道之者善其辭色以言之也朋友有過固當盡心
 無隱竭忠以告之然其告之之際須當心平氣和
 善其辭色以為言不從則止無得峻數以取自辱
 也

四書辨疑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七

論語

子路第十三

先之勞之。○註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解先之為凡民之行以身先之而先之兩字之間無該民行之意義不可通解勞之為凡民之事以身勞之亦不知事為何事說者往往以為為政治民之事語錄曰勞是為他勤勞纂疏引輔氏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與夫以時循行阡陌躬行講武之說為證本以佐蘇氏之說其實意不相合蘇

氏以凡民之事與凡民之行對說行既為民之行
則事亦是民為之事非為政治民之事也然民為
之事如耕種耘穫築塲為圃剥棗條桑何所不有
為政者豈能皆以己身親勞之哉況以身勞之亦
只是先之之意與上文以身先之蓋重複也觀其
文勢先之勞之四字之間惟勞字是其主意通貫
上下之文先之謂先已之勞勞之謂後勞其民也
如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此正先之之義所謂
先已之勞是也已先有此勤政之勞然後以政勤
勞其民民雖勞而不怨也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幾期也一言之間未可

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幾與後幾字義同古註皆解為近今乃訓期試以
期字與經文通讀言不可以若是其期也不成文
理不知期為期甚也今言必期其效一期字豈能
兼必效二字之意又經文本是兩句其幾也三字
為一句註文亦是作兩句說學者往往以未可以
如此而必期其效之十字併為一句非也既有而
字界斷文勢又有後註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之一語為證其為兩句甚明上句言一言之間未
可以如此乃是說一言不可以有如此興邦之效
也下句言而必期其效却是說一言必可以期興

邦之效也語意顛倒殆不可曉所謂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者此正可謂不知為君之難也果知其難方且戰戰兢兢懼其不逮豈敢決然期定謂其邦之必興乎知其為君之難由此以求興邦之道則其邦有可興之理然亦未敢必期其效也由是言之為君難之一言止可謂近於興邦也夫子荅定公之言蓋謂一言不能至於如此然其言能近此也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人君果能因此言而推知為君之難不敢自逸自恣知所自勉則人之此言豈不近於一言而興邦乎幾之為言近意甚明白下文喪邦之說亦同舊說與南軒

淳南之說大意皆是如此近字之說如此平直易曉期字之說如此迂曲難通果欲搜竒求異以易曉者為非以難通者為是心不在公自昏其明吾末如之何也已

猶者有所不為也。註猶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有所不為者能為而不為也智未及者不能為而不為也夫猶者之為人踽踽獨行涼涼無親世俗指為孤僻古執者是也於可交之人亦有所不交可取之物亦有所不取易於退而難於進貪於止而吝於行此乃有所不為之謂也若論其極伯夷叔齊即其人也特其情好與眾不同非有關於智

不智也果以智未及而不能為者為狷則天下之狷者多矣夫子何難於此哉

不占而已矣。註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不占而已矣古今解者皆不能通註言其義未詳可謂本分然却再舉楊氏之說不免反以為累略通二字若於該括眾事處言之如云略通某氏之學略通某書大義此皆可也今於一章經中單論一事是則為是非則為非豈容更有略通邪況已斷定其義未詳亦自不容別議也楊氏之說本無

可取刪之為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註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和則固無乖戾之心只以無乖戾之心為和恐亦未盡若無中正之氣專以無乖戾為心亦與阿比之意相鄰和與同未易辨也中正而無乖戾然後為和凡在君父之側師長朋友之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者獻之否者替之結者解之離者合之此君子之和也而或巧媚陰柔隨時俯仰人曰可已亦曰可人曰否已亦曰否惟言莫違無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晏子辨梁丘據非和以為君所謂

二百七十五
四書辨疑卷七
陳章
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
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
亦曰否據亦同也焉得為和此論辨析甚明宜引
以證此章之義

憲問第十四

○註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王滹南曰胡氏徒見首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此
篇悉憲所記此億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
自吾道一貫至君子欲訥於言十章皆出曾子門
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

予謂滹南之論極當胡氏又以先進篇為閔子騫
門人所記與前三說同病皆當刪去以戒後人之
鑿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註處貧難處富易人之
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

註文只說處貧難處富易於怨驕略無干涉義不
可通大抵處飢寒困苦之貧者不能無吁嗟快悵
之怨居贍足豐饒之富者鮮能無傲慢矜肆之驕
此乃人之常情也能安於貧然後無怨貧之心不
恃其富斯可無驕富之氣心顏子處貧之心則能
貧而無怨矣富而無驕不足道也志子貢居富之

志則能富而無驕矣貧而無怨未敢望焉察天下之貧者萬中實無一二無怨觀天下之富者十中須有二三無驕以此推之足以知無怨為難無驕為易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註復加曰字既言而復答也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

註文以為夫子再言胡氏以為子路之言蓋皆為曰字所誤故各說一端而無定論也若為既言而復答古今文字中皆無如此文理若為子路之言乃是面折孔子之非孔子再無一言以答之何也二說皆不可取此一節與上文只是一段話但無

曰字則上下之義自通曰字衍

曰未仁乎○註闕

曰字羨文

如其仁如其仁○註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

註言誰如其仁一誰字該盡古今天下之人更無人如管仲之仁無乃許之太峻乎仲為霸者之佐始終事業不過以力假仁而已所假之仁非其固有之仁豈有人皆不如之理夫子向者言管仲之器小哉又謂僭不知禮今乃連稱誰如其仁誰如其仁聖人之言何其不恒如是邪況經之本文如

其上亦無誰字之意王滹南曰如其云者幾近之謂也此解如其二字意近然此等字樣但可意會非訓解所能盡大抵如之為義蓋極似本真之謂如云如其父如其兄如其所傳如其所聞文字語話中似此用如其字者不少以此相方則如其仁之義乃可見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真實之仁然其所成之功亦與真實之仁所成者無異故曰如其仁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程子曰威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爭國非義也威公殺之雖過而子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威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威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威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證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程子專主桓公當立直指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意謂為弟者不當爭國以此為子糾罪名特欲圓成管仲不死之理也却不知子糾管仲事為一體子糾有罪則管仲之罪亦不能逃試觀將自免以圖後功之說管仲既與子糾同謀輔其為惡及見事敗身死方纔知其輔之爭為不義區區以求苟免甚可醜也似此為人豈有能成後功之理聖人稱許此等之人豈不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不惟管仲如此召忽亦是同惡之人其死乃是黨惡而死然子路子貢遞皆歸美孔子亦無異議足以知召忽非為黨惡也或謂自經溝瀆為指

召忽王濬南辨曰其言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死者耳意不在召忽也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此言足以解或人之疑召忽之死既當子糾則為無罪管仲輔之亦無不義挨排至此則威兄糾弟云者虛其說矣史記亦無兄弟明說但先書子糾後書小白蓋序子糾為長也杜預韋昭等皆言子糾桓公之兄引此諸說為證則程子之說亦難獨是也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各因畏禍分適他國無知既弑襄公國人復殺無知齊國大亂二人各以其黨舉兵內向先已無嫡庶之分又各在倉卒危亂之際安能必其只誰當立哉但桓

公先入國人立之齊既有君子糾雖長亦是齊臣
向因國亂無主故有如此之爭必欲責之以讓豈
惟子糾當讓桓公桓公亦當讓於子糾使桓公能
自審此則子糾不至見殺召忽亦不必死管仲不
死又不須論正由子糾死非其罪召忽為義所激
於是死之其死可謂無愧矣管仲則心忖子糾未
正成君桓公亦僖公之子又有鮑叔牙素為知己
故忍死以待其用此管仲之志也比之召忽不無
等差惟是他日能有霸諸侯一匡天下非常之功
生民受非常之賜孔子以是稱之耳然亦止是專
稱其功終不言不死之理意亦可見向使仲於既

免之後未及成功而死孔子必不專許其不死為
是也然則臣事人者如召忽可也程子以王珪魏
徵為諭責王魏不死建成之難亦為未當王魏之
輔建成與管召輔子糾之事絕不相類是時高祖
為君王魏所居之職高祖之所命也建成陰用邪
謀死於非義輔導之官當自請其不能匡正之罪
於有司無死私難之理程子引此本以申明不可
同世之說意謂建成為兄王魏所輔者正此又膠
於立嫡以長之常例專主建成當立也夫建成太
宗之事又與餘者不同太宗以童稚之年運神武
之略芟夷大亂制服羣雄使李氏化家為國致高

祖遂有天下近古以來實未嘗有高祖不權事宜
 慮不及遠竟以尋常長幼之分處之於建成之下
 兄弟之不能相安必然之勢也建成難居太宗之
 右司馬温公已嘗論之善乎宋王成器之言曰國
 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
 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玄宗暫平内難宋王
 已知難居其上而以先功為讓如太宗之功又當
 何如哉建成本庸鄙無堪徒以年長之故據有儲
 副之位彼見太宗功高望重率土歸心忌嫉不得
 不深禍難不得不起建成取闔門之誅太宗負殺
 兄之惡皆高祖處置違宜之所致也太宗固嘗辭

太子之位以讓建成未嘗聞有爭奪之計惟建成
 内不自安百計千方期於必殺太宗於數年之間
 幾死者屢矣王魏受君命輔導太子自合輔之以
 正道既知建成畜此禍心當如少保李綱竭忠力
 諫諫若不從即當棄官而去彼既不務為此反更
 徇私迎合惟勸早除秦王不顧有君親在上不恤
 其骨肉相殘構其兄弟交惡之心速其矢刃相加
 之禍此王魏所有之本罪其罪正在黨於建成不
 在不死建成之難也死於其難正為黨惡而死情
 罪益深死固當死但當就其自身合得本罪而死
 若不即死則遠遁山林終身不顯又其次也過此

以往非所敢知註文與程子之說不可全言管仲
 為無過不可以王魏與管仲停言有功大抵管仲
 之過比王魏所犯者特輕管仲之功比王魏所成
 者甚大夫子之言蓋以大功掩其小過也王滹南
 以為所慊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權其輕重而論之
 予謂說者雖多惟此數語可為定論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
 其君請討之。○註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
 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胡氏譏孔子處事不當別為畫策以示後人何其
 無忌憚之甚也夫以孔子之聖明加之沐浴齋戒
 而後言事豈有思慮不及胡氏者哉弑君之賊人
 人固皆得以誅之然齊國之君被弑而魯見有君
 在上孔子豈有不請於君擅自發兵征討之理已
 先不有其君欲正他人弑君之罪不亦難乎況魯
 國兵權果在何人而責孔子不先發邪後人果用
 胡氏之言擅為如此之事則其僭逆之罰必不免
 矣明哲君子宜審思之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註程子曰為己欲
 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欲得之於己此為為己之公欲見知於人此為為
 己之私兩句皆是為己為人之義不可通也蓋為

已務欲治己也為人務欲治人也但學治己則治人之用斯在專學治人則治己之本斯亡若於正心修己以善自治之道不用力焉而乃專學為師教人之藝專學為官治人之能不明已德而務新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凡如此者皆為人之學也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註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註文以耻其言與過其行分為兩意解耻字為不敢盡之意解過字為欲有餘之辭聖人之言恐不如此之迂曲也且言不過行有何可耻行取得中豈容過餘過中之行君子不為過猶不及聖人之

明論也註文本因而字故為此說本分言之止是耻其言過於行舊說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為無實之言是可耻也耻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二論意同必如此說義乃可通而字蓋之字之誤

丘何為是栖栖者與○註栖栖猶依依也

註文解栖栖為依依舊疏與南軒皆解為皇皇蓋依依倚而安之之貌皇皇行無定所之貌微生畝本譏孔子之周流不止惟皇皇之說為是疾固也○註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

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注文蓋謂孔子指微生畝為執一不通也微生畝謂孔子近佞孔子復謂畝為執一不通此與閭閻之間互相譏罵者何異畝雖自恃年齒之尊言有倨傲孔子亦當存長長之義而以周流憂世之本誠荅之何必復以如此不遜之言立相還報邪南軒曰包註固謂世之固陋此解是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疾猶病也微生畝謂夫子皇皇歷說類夫尚口者夫子以為非敢為佞病夫世之固陋云爾予謂南軒之說有溫厚寬和之意無損聖人之德今從之

子曰作者七人矣○註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李氏以作為起乃是起者七人不知起為如何起也繼言起而隱去一起字豈能兼隱去之義若與上文通言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作者七人矣如此則義乃為備作猶為也為此數事者今七人矣王滹南曰作者七人雖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為一章子曰字疑衍予謂古註本通是一章註文分之之意正為作者上有子曰字也滹南所疑者誠是子曰二字當為衍文果哉末之難矣○註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

依此訓釋解為果哉忘世無之難矣不成文理此句文實未詳闕之可也

衛靈公第十五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註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濫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註文取何氏之說

語錄曰固守其窮古人多

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文有字文勢乃相應予謂既有此說却不宜

再引程子之說謂之亦通也又固守其窮分明是程子之說古註中實未嘗有語錄言古人多如此說亦非公論

由知德者鮮矣○註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第一章衛靈公問陳一節孔子在衛子路愠見一節孔子在陳衛與陳相去數百里兩節非一時甚明第二與此第三章果在何時無文可考今乃通指為一時之言未敢信也王滹南曰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貫之一章既已間斷安得通為一時之事哉蓋孔子世家載此而一貫語上加子貢作色

四字所以生學者之疑嗚呼解經不守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見其好異而喜鑿矣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註賢以事言仁以德言

人之所以處己所以接物者無非事也事合善道然後為德仁德在身然後稱賢無無事之德無無德之賢今推註文之說賢如何單以事言而無關於德仁如何單以德言而無關於事賢與仁如何分事與德如何辨皆不可曉試從此說分仁賢為兩意論之事其大夫之賢者則仁者不在所事矣友其士之仁者則賢者不在所友矣人或以此為

問不知荅者復有何說也經文於大夫言賢於士言仁此特變文耳言賢則仁在其中言仁則賢在其中賢者仁者義本不殊不可強有分別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註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蘇氏說地理遠近義有未安君子以正心修身為本近思約守事來則應未聞所慮必須長在千里之外也存心於千里之外以備几席之間咫尺之患計亦踈矣遠久遠也但凡作事不為將來久遠之慮必有日近傾敗之憂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註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推已及物指恕而言以恕為其施不窮可以終身行之豈仁義其施有窮不可以終身行之邪仁包五常義即次之仁義之功用尤大於恕夫子舉終身可行之道不言仁義專以恕言恐無此理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蓋問只一言便可為終身法則而行亦有如此之言乎分明止是以言為問本求夫子要妙之言主意不在所言之事也此與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語意相類夫子

所答其恕乎者蓋謂如此之言其以恕言則有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之謂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此乃就恕上取出一言終身可行之言以答子貢非指恕為終身可行也答子貢所求之言須要一言之間能成一事之理試於仁義禮智孝弟忠信諸處求之皆無如此簡當之言夫子從恕上取出此語只一言便成一箇圓全義理使人人終身行之雖至千萬世其言無弊非聖人孰能如此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註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

四百四
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知其將然矣

毀譽止是稱揚人之善惡本無損真過實之私但用之不公遂有此病公毀公譽自不如此若稱惡必至於損真然後為毀揚善必至於過實然後為譽則稱其真有之惡揚其實有之善遂不謂之毀譽乎下文如有所譽之譽乃夫子既試之後稱其實有之善而亦謂之譽則譽之為義本無過實之私豈不甚明註又變易其說以為知其將然意轉迂回不可曉矣蓋試者試驗其見行之事見善有實然後譽之亦只是譽其見有之善而已若於見

有之善置而不問却專揚其無可照證將然之善我輩尚不如此況聖人乎毀止當解為言人之惡譽止當解為稱人之善夫子之言蓋謂我於誰有意偏毀於誰有意偏譽如有所譽者乃是曾經試驗見善有實然後譽之也南軒曰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說為是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註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

得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此一節與上文本不可通說註文先指毀譽為稱惡損真揚善過實之私於此乃言無所私曲不枉是非之實蓋以誰毀誰譽與直道而行互相遷就必欲使之通為一意也毀譽之說前已辨之既毀譽無損真過實之私則誰毀誰譽與此一節無復相關此其不可通之一也直道而行止是民之自身不為邪惡之行循其淳善之直道而行善其善惡其惡却是剖判他人之善惡曲直乃其在民上

而治人者所為非其為民者所行之道此其不可通之二也凡知為人之理者枉人之心自不當有何必問其民之有無私曲哉必須彼先無所私曲然後己纔不得枉其是非之實彼若有所私曲已遂得以枉之耶聖人之心正不如此此其不可通之三也既以兩節解為一章經之全文皆當通論今於前一節中惟取誰毀誰譽一句之意與此一段相合為說其於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之兩句略無干涉此其不可通之四也尹氏之說惟解上文則可於此一節亦不可通蓋自斯民以下本自是一章言今之此民亦三代之民耳在三代之時

四百廿二
四書章句卷一
皆能不為邪惡之事循其淳善之直道而行也蓋
傷今民不如古民之直非天之降才爾殊皆其風
化使然故有此歎南軒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
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
民也此為得之南軒此解與解上文之說本亦分
為兩意故兩說皆當然猶懷疑不斷其下却欲牽
合為一不免反以為累惜哉王滹南曰記者以此
屬於聖人無毀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予謂
南軒滹南所見本同須作兩章義乃可通此章首
無主名蓋闕文也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註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
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
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今亡已夫中原古註本已作矣今亡矣夫於文為
順然此章義實難曉不可強解胡氏之說誠是前
二說真強解也

小不忍則亂大謀○註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
勇皆是

婦人之仁慈而無斷匹夫之勇敢而輕發二者皆
足以亂大謀然夫子之言必居於一無一言兼包
兩意之理此必有為而言今不可考但繼上文巧

言之意為說則婦人之仁為近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註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註言知足以知此理理字與下文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義不可通知及仁守以位言也人於公卿大夫等位其才智各有能至之者或能至於大夫或能至於公卿然無仁義之道以守之雖已得之終必不久而失之也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註知我之知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果如此說君子不可小知乃是斷定凡為君子者

於小事皆無可知之善也豈通論乎古人於一言一行細事之間察知人之賢者多矣人有君子材德於事之大處亦可知事之小處亦可知顧我之識見何如耳君子在下而我不知者正由我之識見有所未至非彼君子無可知也若彼之為人舉於細事之間不顧道理所行實無可知之善雖有能成大事之才亦未足以為君子也只以語法論之受既為彼所受知却為我之知亦甚迂曲知與受皆當一順言之知亦君子之知受亦君子之受蓋君子不為小察而其所務者大如書筭小能米鹽細務及一切纖巧技藝不必多能此所謂不可

小知也如託孤寄命致君澤民等事足任其重此所謂而可大受也

當仁不讓於師。○註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當仁不讓非為仁為人所自有非有爭而不讓也蓋其為仁之理自不容讓如孝於父母先讓師孝然後自孝孺子將入於井先讓師救然後救之皆無此理君子殺身成仁豈可以殺身為讓哉此其不讓之義雖師亦不容讓也

季氏第十六

○註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

洪氏率爾一言略無憑據註文遽信從之假如復有引或人之說指子罕篇為齊論鄉黨篇為古論或更顛倒篇次陞其後者於前降其前者於後亦當從之邪何晏集解敘分辨魯齊古三論語本末甚詳言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由此推之齊論異於魯論者問王知道兩篇而已古論異於魯論者重復子張一篇之名而已餘者二十篇則三論語皆同季氏一篇亦皆同有豈容齊獨有之哉果如洪

氏之說古論當是二十篇魯論則十九篇也自古以來未嘗聞有如此之說鄭玄合併之後亦未嘗再有更改不知或人何從得此洪氏乃指或人為據正為道聽塗說刪之可也

則將焉用彼相矣。○註相瞽者之相

瞽者之相蓋取上篇相師之相為說也相本訓助訓扶元是扶持輔佐之義非因先有孔子相師之言然後始有此訓也凡其言動之間相與扶持輔佐之者通謂之相如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豈皆瞽者之相邪舊說相謂輔相言其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躓

若其不能何用彼相只從此說豈不本分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

寡字之意普指國家費用諸物而言土地人民皆在其中不可專言民少也寡與貧意本無別寡即貧也貧即寡也均謂貧富均勻也貴賤上下各依其分上無餘富下無餘貧雖或貧寡而上下均勻人自安和不覺其貧故曰均無貧也杜甫所謂無富貧亦足正得此意彼無道之世至於以酒為池懸肉為林而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其不均之甚

者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民疲於聚斂冉求輩又欲取顯與以附益之故夫子責之如此不均云者意不專在魯公無民也若謂季氏據國魯公無民是為大逆豈可但言不均而已哉

四書辨疑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八

論語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註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

經言孔子不見只此一句足以見聖人待陽貨之本心往拜者迫於禮之當往不得已而然也時其亡者終不欲與之相見非為不誠於已而乃復以不誠報之須其兩停相稱而已也遇諸塗而不避

者既已聲言往拜而於道塗偶然相遇自無避之
之理非欲與之不絕也隨問而對者語話之間有
問則自是有對理之直與不直在其所言之事何
如耳只隨問而對亦未可便以為理之直也對而
不辨者亦止是待貨為兇愚之人不足與辨所以
不辨不必稱為不詘也南軒曰在禮當往拜烏得
而不往時其亡者則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
得避焉貨三問而應之如響者貨蓋不可與言者
故不申己之意而遜辭以荅之言雖遜而理亦未
嘗枉也此待惡人之道此說為當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
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
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
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
其本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
近之有哉

程子說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註文說性兼
氣質而言二說相較程子之說彙礙為多不知夫
子何故不言性之本論性不言性之本而却專言
氣質之性則性之本理昧矣聖人言論恐不如此
踈謬之甚也性與氣稟本不可相離經中實皆兼
有其義註文兼字意當性中止論善惡兩事其言

相近者必不指惡處相近蓋謂人心善處皆相近也人心善處便是性之本豈可謂之非言哉若單言性之本固是無有不善若與氣稟兼言衆人所稟之氣質各有偏處所以性皆不圓不能盡有其善其初只能相近也苟非上聖之資氣質未有不偏者但偏多偏少各有分數之不齊耳偏少者善境多不善之境少偏多者善境少不善之境多天下之人偏少者寡偏多者衆故往往習善則難習惡則易也然在幼歲心猶未有所習之際雖其氣質各有所偏而於本然之善亦皆不甚相遠故曰性相近也及其漸長各有從習習於善則與惡相

遠習於惡則與善相遠故曰習相遠也若至聰至明上智之人以其氣質全正天性所居之境宇宙雖強使之習惡惡亦無自而入若至昏至濁下愚之人以其氣質極偏其間無容天性之處雖強使之習善善亦無從而生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也如此通作一章總而論之則天性氣質與其習以相遠又有非習可移自本至末竭盡無餘此可見聖人之言理無不備未嘗不言性之本也予又推求氣質之源見世有談命之術及相人之術妙其理者皆能道人壽夭休咎性情好惡如指諸掌談命者專論陰陽五行此是論氣相者專論骨

法形象此是論質氣乃人生所稟陰陽五行之氣也人之受胎而生也隨其年月日時各有支干相配其所遭值陰陽五行之氣數千變萬化人人不同某處陰或多於陽某處陽或多於陰某處木或盛於金某處金或盛於木自毫釐倍蓰至於無筭氣之所以不齊者此也又其遠近之地方殊異古今之世運推移陰陽大氣亦有差別父母所稟傳流在已者又常相兼於年月日時不齊之外又有此等之不齊也質乃人之形質也氣聚而後成形有是氣則有是質氣既如此不同質亦不能不異質之所以不齊者此也一身之中不能徧舉只如

人之面貌視其大槩則皆相類子細詳觀俱各不同人心不同亦如人面內則五臟六腑外則四肢百節内外形質與心相連通是一氣故其心之邪正皆形諸外相者相其外而識其內也性之所居者心心之所依者身心與身之形質氣脉若四方上下皆無一毫之偏則性在其中無有阻礙乃能全有本然之善若性爲氣質之偏邪所拘則其本體不圓不能全有其善矣氣質與性關連之理大槩如此程子發明出氣質二字固有弘益於後學然亦時有未盡通者如所謂氣質之性義實未安既有天性又有氣質之性則是性有兩種一身兩

性斷無此理性本一也其不同者氣質之偏使之然也氣質何嘗自有性哉性在稟氣形質中與水在器中相似水之本體無不周圓器有偏曲窾凸則水亦不能圓正不圓不正者亦只是此水豈可別為器之水哉性無氣質之性亦猶是也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

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所謂下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此段與上章本是一章三句相連有本有末前已辨之分之為二義皆不全或曰之說誠是子曰字為衍文無復可疑註文以為承上章而言非也又氣質相近之中六字之意亦差經中只說性相近非言氣質相近也上智之不移由其氣質全正下愚之不移由其氣質極偏予於上文備言之矣正為氣質之稟絕相懸遠故上智不可下移下愚不可上移也氣質相近之中豈有美惡一定非習可移之理程子又一向只說下愚不移於上智不移

略無干涉亦不可通如云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才字意昏性與氣質皆是實有之物今於性與氣質之外又別說才不知指何者為才也說者皆宗孟子集註以才為人之能果如此說語其能則有下愚之不移則程子之言愈不可曉此才字本自孟子中來孟子荅公都子問性上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下言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解之意謂孟子既言性善情亦善才又善遂以才與性情並列一同論其善惡以為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似說才為材質也註文乃云才猶材質人

之能也此比程子之說於才字雖有所指之實然材質與能義實不同材質是言其本體能是言其作為不可混而為一也語錄中或說才為材料或說資質或說才能又言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又曰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如此之類紛紛紜紜不能徧舉終無明白可曉之理竟不知才果何物也大槩只是說才本是善不能為不善及解救小過舉賢才却說賢有德者才有能者又解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亦說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才與善却有如此分別與其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之說豈不自相

矛盾邪才字本有兩義一為才能一為材質惟所用處各有不同今此才字若以為才能之才語其才能則有下愚之不移辨已在前既不可通若以為材質之才材質專歸下愚而無關於上智亦不可通孟子中才字子既有其辨矣上智下愚不移亦有前說程子以下諸才字之說自不須用程子又言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自棄者不可化理亦未當既已昏愚之至如何却能有以善自治之美此論正是反孔子之言為說也孔子以下愚為不可移程子以至愚為必可移若程子之言果是則孔子之

言非也然世間自有無慧而不辨菽麥者問鳴蛙屬官屬私者此則為昏愚之至雖聖人與居亦不可漸磨而進孔子之所謂下愚者此類是也彼自暴自棄之人多是非不能而自不為者愚則愚矣非皆下愚猶有可移之理也太甲初亦自暴自棄矣及為伊尹所放三年而後改過遷善卒為賢君豈非可移之驗歟雖然若無伊尹道德功業兼重之勢以制之亦不能移此又不可不知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註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舊疏云弗擾即左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註文蓋

於舊疏中去此一節而取其下文也雖不明指弗擾為誰推所言之事亦是以弗擾為不狃也然左傳或稱不狃或稱子洩未嘗又稱弗擾也又以史記與左傳對考其事所載亦多不同註文與二書皆不相合史記於定公九年陽虎出奔之下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十二年言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公山不狃率費人襲魯左傳惟十二年有不狃帥費人襲魯之事十二年以前未嘗於不狃言叛也若從史記之說不狃自九年以費叛至十二年猶據費邑而率費人襲魯季氏之於費邑豈有經涉三年不往攻取之理若從左傳之說惟以

十二年帥費人襲魯為不狃之叛而陽虎出奔已踰三年不可謂與陽虎共執桓子以叛也況是時孔子為魯司寇不狃以叛逆之人而召司寇孔子居司寇之職而欲往從叛人之召皆無此理以弗擾為不狃之說不知如何以待別考

吾其為東周乎○註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

註昏與周道於東方夫子欲自興之邪將欲輔人興之邪輔人興之將欲遷周王於東方輔之邪將欲君弗擾於費邑輔之邪是皆不可得知語錄曰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史記孔子世家曰公山不狃以

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
 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
 儻庶幾乎語錄是誘說周家當如堯之禪舜史記
 是窺伺時釁欲據費邑代周語錄是輒取史記是
 硬取二說均為無禮史記為尤甚聖人之心寧有
 是哉况欲倚叛人以興聖王之道據一邑以圖天
 下之功此又昏狂人所為之事今乃直以為聖人
 之本圖何其固執如是邪聖人寃抑至此莫有肯
 為伸理者悲夫使異端中有能窺見此釁者因而
 乘之指聖人為叛逆之人則吾道受害蓋不淺也
 纂疏又引語錄荅門人之說曰若謂弗擾既為季

氏臣便不當叛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於臣順季
 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此蓋以季
 氏強僭於魯謂弗擾叛之為是也以臣叛主從而
 是之不知何義以當時普天下觀之諸侯卿大夫
 之違禮犯義強僭無上者滔滔皆是也為其臣者
 知有不可止當退而不仕必無據人之邑反叛之
 理若謂弗擾之反叛為是則其天下之臣於諸侯
 及為卿大夫之家臣邑宰者皆當各叛其主家臣
 叛大夫大夫叛諸侯以亂敵亂亂益滋多天下國
 家寧有治邪且前註言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以
 叛既於弗擾稱是則陽虎亦無不是而註文解陽

四冊三
王韻
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却也說陽貨為亂孔子不見義也二人同黨志同事同而有是非善惡之分此何說也註文又引程子一說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觀此所論於本人反叛中而更望其有為不知將為甚事前句欲弗擾有為後句欲弗擾改過聖人之心果何如也況不可有為之人不可改過之人聖人未嘗言無也孟子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此豈不是天下有不可有為之人夫子言下愚不移此豈不是天下有不可改過之人既言聖人以不可改過之人為

無又言知弗擾必不能改此却是以不可改過之人為有前既言無後却言有既欲其進而有為又欲其退而改過反覆顛倒殆不可曉推夫子欲往之心初亦只是見其來召有道之人想是有改悔之意欲往從而勸之使之去逆從順復歸於魯而已其意不過如此豈有與興周道之理荅子路之言上下通看文有宛轉夫字如有二字二者字皆是普該眾人之辭非直指弗擾而言也吾其為東周乎其猶豈也夫子身在周東故以東周為諭蓋言凡其召我者豈虛召哉必將聽信我言用我之道耳譬如今此東方諸國有能信用我者我必正

之盜者可以為比也。註又以穿窬二字分為兩事。穿為穿壁窬為踰牆。亦為少思。蓋穿壁而入者為竊盜。踰牆而入者為強盜。二者之情狀不同。夫色厲而內荏者。外示嚴正之色。以影人內懷柔媚之心。以取事。惟以隱暗中穿壁之竊盜。方之為是。與彼踰牆排戶無所畏憚之強盜。大不相類。況窬字分明以穴居上而訓。門邊小竇。竇又訓穴。穿窬乃穿穴也。改窬為踰。解為踰牆。非也。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註聞善言而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不說如何是道聽。如何是塗說。但說聞善言而不

為己有。觀其大意。蓋謂聞善言則當蓄之。而為己用。不可於道塗之間傳說與人。也。予謂聖人教人。必不如此所聞之言。果善正當。廣以傳人。若於道塗之間。遇有可傳之人。傳之何礙。傳說與人。亦何損於己有哉。蓋此章戒人聽人所傳。傳己所聽。皆不可不謹。道塗之間。濫聽將來。不考其實。即於道塗傳說與人。如此輕妄。則必不為雅德君子所與。故曰德之棄也。德之棄三字。文理甚明。非謂自棄其德也。舊疏云。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為有德者所棄也。此說為是。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註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得。

之

何氏之說固是然經中本無不字文不相合東坡謂患得之當為患不得之蓋闕文也此為完說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亦為疾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衰也

三疾下文所言是也氣稟之偏古今之民皆有之非獨古民為然其所偏處人人不齊亦非止三者而已果三疾為氣稟所偏則今也或是之亡也之一句却是說今民氣稟皆正而無古民之偏也恐無此理況氣稟偏正乃人生自有風俗盛衰蓋教

化使然因人氣稟不正却傷風俗衰薄理亦未是夫子止是傷其時風益衰民俗所習漸不如古故有此歎非論氣稟偏正也疾猶瑕病也言古之民行當時指為瑕病者有三今民瑕病又與古民不同思欲復見如其古者三等之人今亦不可易得故曰或是之亡也

惡微以為知者○註微伺察也

惡伺察以為智亦說得過然微本訓抄舊說抄久之意以為已有所以惡之此說義明

微子第十八

至則行矣○註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

三百六十九
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

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
丈人既欲自滅其迹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
又見其二子也彼之出行果因何事不可得知未
須如此億度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註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
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夫子使子路去時略無一言至其迴來纔為此說
義有未安況古今天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有添
此一字者惟此福州一寫本有之其說義又不通

不宜收錄刪之以斷後人之疑可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註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
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四乳之說經中本無今人又分兩說有說四箇乳
為四乳者有說四產子為四乳者一身四箇乳四
產生八子事皆怪異不當贅於聖經成王時人宣
王時人亦無實據荒妄之傳皆不可取

子張第十九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註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君子不為也之一語此甚有疾惡小道之意必是有害聖人正道故正人君子絕之而不為也農圃醫卜皆古今天下之所常用不可無者君子未嘗疾惡也況農又人人賴以為生其尤不容惡之也註文為見夫子嘗鄙樊遲學稼之問故以農圃為小道此正未嘗以意逆志也蓋樊遲在夫子之門不問其所當問而以農圃之事問於夫子夫子以是責之耳非以農為不當為也古人之於農也或在下而以身自為或居上而率民為之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莘野后稷播時百穀公劉教民耕稼未聞君子不為也又農圃醫卜亦未嘗見其致遠

則泥也蓋小道者如今之所傳諸子百家功利之說皆其類也取其近效固亦有可觀者期欲致遠則泥而不通雖有暫成不久而壞是故君子惡而不為也農圃醫卜不在此數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甘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註孟莊子魯大夫其父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難

註中不見難能之理義有未盡南軒曰莊子之不改意者其政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

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胡寅曰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難王滹南謂二說皆有理胡氏之說尤親予意亦然

堯曰第二十

天之曆數在爾躬○註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

曆數既以天言當是天之曆運之數鄭玄妄引識為說固不足道而註文不肯顯言天數亦恐於妖妄也然天數自有本分說處顯言人能成德於身成功於世無非

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亦是見有盛德大功乃知天之曆運之數在其身也此連下文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凡四句皆虞書大禹謨舜以命禹之文未嘗又見堯以此言命舜也經言堯曰咨爾舜今不可考況此四句乃是於大禹謨篇中零散採摘湊合在此非舜命禹之全文也又通看一章經文自堯曰至公則說語皆零雜而無倫序又無主名不知果誰所言古今解者不為少矣終不見有皎然明白可通之說亦不見有公心肯言不可通解者惟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顛倒失次不可復考王滹南謂此

四書辨疑卷第九

孟子

梁惠王上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註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果為孟子重言亦字下須更有一當字文乃可通然於事理終亦不安蓋是責梁惠王亦當如已所言而言此世俗所謂我相話者是也大賢氣象正不如此若只解為梁惠王語文與事理俱順而註文不取者其意必謂開納仁義之言乃賢君之事非梁惠王所能及也蓋不察其本情此乃辭窮

願比死者一洒之。○註比必二反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夫東敗南辱西又喪地皆惠王之恥經旣明言寡人恥之止當順本文爲說今言爲死者雪恥戰以君命戰死以國事死彼何恥哉比當讀爲上聲比猶比方倣倣之也蓋將不顧其生願倣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以此幸勝而雪其恥也

無以則王乎。○註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以旣爲已王又當讀爲去聲從而讀之文皆不順止當各從本字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旣無以

言則言王道可乎

是乃仁術也。○註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旣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

齊宣王偶見鷓鴣之牛與其乍見孺子將入井時心本相似卒然爲不忍之慈所迫惟是急欲救免其死而已此心於此時恐不暇如此安排若顧念釁鍾而用如此之巧乃是人欲之私非本然不忍之善心也今以一術字之故周折至此孟子之意

果如是乎曰定不然也此於經文自有明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只此便是仁術大抵不忍之心易以及人難以及物或有施及於禽獸者必須因有見聞而後發不見不聞者此心無自而及之也故雖上善之人不見齧齧之狀者未嘗不忍見其死不聞哀鳴之聲者未嘗不忍食其未齊宜改用未見之羊亦此理也何巧之有哉術訓方術又訓邑中道今亦當訓道蓋謂仁未接物之道路也見牛齧齧可之狀則此心有路以及牛未見羊之可愍之狀則此心無路以及羊心之來路必須經由目之所見其理自有如此曲开象其邑中之道

而言故謂之仁術孟子之言曲盡仁心妙明之理學者須靜思之然後可得今之儒者止是註用前人之言未聞有能自說如此一言者欲以解經之文而與孟子為比難矣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註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是以二字乃是因上起下之辭此句續上文為義本言不忍之心自然不欲以近庖廚也今加必字又曰預養却是力行目修之道與本然不忍之善心不同況仁乃己所固有我欲仁斯仁至矣復將廣何術而為之乎若言養是心以廣仁術則可謂

廣為仁之術則不可然則養仁心廣仁術亦豈專於遠庖廚而已哉

為長者折枝○註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以折枝為易為之事此學者共能知之然須說到與長者二字相合處方是今言折草木之枝止是單取折之之易此於長者有何干涉果長者之命於此有必用之理有則方可折無則乃不可然後此說可通不然為長者三字於文為贅當時何若便不說此三字直言折草木之枝語人曰我不能顧不順快邪又何須長者之命哉經文既言為

者折枝則折枝之義屬於長者其為不可相離之物甚明上下語脉須有關連豈容一句之內而有如此支離不相照管之理只以語法律之不言草枝木枝但云折枝不成語矣况草木之枝亦有堅脆大小之不同脆而小者折之固易若樹木之枝既堅且大者伐之而匪斧不克豈可一槩言其易折哉舊說為長者按摩手節此以枝為肢體之肢字義本是然所謂按摩手節者事却迂僻亦不可取為長者屈折肢體止是卑幼之於尊長常用易為之禮貌耳如斂手屈膝折腰之類皆其事長上之禮也說者宜云枝與肢通用折枝謂斂折肢體

如斂手折腰為長者作禮也此與徐行後長者意
正相類皆言不難為也

刑于寡妻○註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

謙辭之說是非甚不難辨妻乃文王之妻詩是國
人所作豈容有此謙辭哉况寡人為寡德之人乃
人君自謙之辭以此稱妻未見其例或曰邦人稱
邦君之妻曰寡小君亦謙辭也豈非例歟予應之
曰此惟稱諸異邦則可稱於國中則不可謂為寡
德之小君則可謂為寡德之妻則不可毛氏詩注
寡妻適妻也意則當矣但辭言六爾說不分明鄭
氏箋寡妻寡有之妻

取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分以言文王
之化自近以及遠自寡以及眾此寡字止是單寡
非眾之意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亦惟正后
一人為妻妻惟一人故以單寡稱孔穎達正義適
妻惟一故言寡此說為當蓋亦毛氏之意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
度之○註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慶
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
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
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

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前註言推恩次第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其說當矣繼云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此蓋指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謂反之也引下註與本經支離自此為始蓋以不殺釁鍾之牛謂是恩偏禽獸以此為愛物重長之說誤亦甚矣至於野有餓莩廩有肥馬之類薄棄民人厚恤禽獸此其為愛物之私也計彼齊宣所為類此者蓋亦不少但此捨牛一事特出於一時之不忍乃是人之固有之仁偶因

物發見於外此天理之至公與彼私愛之心自是兩岐非難辨也孟子既言是心足以王矣則此心為至公之心本非有愛物重長之私豈不甚明孟子全章曲折引諭皆是譏其不能推廣此心何嘗以此心為不善謂其有反之之意哉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言王之此心能自推而廣之雖於異類難及之禽獸其恩亦足可以及之也今於同類易及之百姓其功效猶且不至者乃是不曾推廣此心也獨何與者偏何如也猶俗言偏爭甚也蓋上文先言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以彼校此均是不善推恩彼此無異故言獨

何與也此與吾力足以舉百鈞一段文勢相同試引證之其說自見又足以二字乃是預期事效之辭今恩足以及禽獸此但言其恩之可及非言已及也如謂推恩足以保四海非謂已保四海也知此則知孟子之言本不謂齊宣之恩已曾實有惟以及物不以及人之異也由此觀之齊宣於鰥鯀之牛既無偏私之心孟子之言又未嘗謂其有反之意所謂重長輕短之心果安在哉語意關緊處正在足以二字註文却特刪去不用直言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易無為有以訖重輕短之說違本經之義遠矣孟子請度

結上文之意也權度所以論心也物皆然者言以物度物皆有如此可準之則故曰皆然也物雖皆有如此之則如稱尺於度量之間終亦不能無毫忽之差以心度心無不同者凡已所欲即人之所欲凡已所惡亦人之所惡其則又準於彼故曰心為甚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此加彼推已及人是皆絜矩之道所謂度也上文言之備矣王請度之者請王如此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註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棘棘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孟子前言推己及人之事此言危眾快己之事蓋反前說故以問王欲觀所答之意耳本與上文請度之事無相干涉以此為度甚無依據然其必須辨者前已辨之餘亦不須盡舉也

梁惠王下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註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註文以變色為慚舊說為恚怒其實慚怒兼有之

慚者慚己所好之不正而為孟子所知怒者怒其暴不為己隱輒以告孟子也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者此又拒孟子之言恐其言先王之樂以正己之不正也餘見下說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註范氏曰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所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

此蓋謂孟子勸齊宣王以其所好世俗之樂與民同樂是謂救時之急務也彼世俗之樂即鄭衛之聲也范氏謂孔子必放鄭聲孟子則不同亦是以孟子所言今之樂為鄭聲也此聲之為物也荒靡淫泆易以惑人故好之者眾孔子疾惡必放之者為其深有害於世也孔子惡其害世孟子取以救時斷無此理孟子一書無非救時之急務而皆本於正道枉尺直尋固所不為未嘗只有輒與孔子不同枉道以從時好者況世俗所好淫邪之鄭聲雖區區之齊宣王尚知慚其不正今乃反以孔子所先之切務是何期孟子之淺也

暴王之好樂齊國庶幾之言本欲為王言此樂使知為治之本耳及見其有慚怒之色又言人非能好先王之樂則前欲言者為其所拒而不能進故就其言以誘之使其心順氣和以聽已之所言而已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者此特引下句之意與其所以答莊暴者言辭雖同其所言之意則異矣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此是繼上句以解齊宣慚怒之氣蓋皆將就引誘之辭非實謂古今樂同而有勸用今樂之意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註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此又指孟子勸齊宣王以所好之樂與百姓同之是為同樂也孟子問齊宣眾樂獨樂多樂少樂非是勸其與眾多之民同觀所好之樂而已也此特引諭使知廣與眾民同樂之實耳孟子與齊梁之君言其與民偕樂同樂者非獨此也皆以省刑罰薄稅斂樹藝畜養不奪其時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父子兄弟無離散之悲是謂與民同樂也上註言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大意本是至此却說好樂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若無仁政善治之實况與百姓朝暮同觀所好之樂恐終無同樂之期亦何

天下之民歸之之理好樂同者未見其是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

註文蓋取左傳臧僖伯諫隱公之言為說也四時惟冬為農隙冬狩講武必然之道餘三時農本無隙四時田獵雖各有名未必春須蒐夏須苗秋須獮也此蓋或時有之因以為名耳如宵田曰燎豈必夜夜須獵邪皆於農隙講武恐未然也今也不然○註今謂晏子時也

今字之意本指景公輩而言改晏子為景公則具

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

註文初亦訓眴眴為側目，胥為相然於通解處，却皆置而不說。又於民乃作慝一句，亦不再言民字。誤皆不淺。試皆依其訓釋，復使眴眴與胥字、民字預在說中，取經文相對通為一讀，乃是民不勝其勞而側目相謗，民乃作怨也。語意差互，殆不可曉。舊說在位者側目相視，更相讒惡，下民化之而作慝惡也。此說本是蓋昏亂之世，賢人退隱，姦貪培克者在位，聲利富貴之間，互相攘奪而為側目相視，交互相讒，乃其常態。蚩蚩之民，何嘗有不勝其勞而起謗怨。止是同辭歸怨於

頌相告而已。自相謗怨，無此事理。又況民乃作慝一句，既有民字，別其文勢，則上句眴眴胥讒，非民明矣。又訓讒為謗，亦似未當。讒之與謗，雖皆務為發人過惡，要之自是兩事。謗則揚人之所有，讒乃構人之所無。謗每成於下，怨讒必因其上。疑謗宜多，黨讒喜獨。行謗為顯，毀讒主暗。傷其為兩事，甚明合而為一，未見其是以慝為怨亦非。惟君所行也。○註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此謂晏子欲使景公自擇可否而行也。是豈人臣忠諫之道哉。上句既言先王無流連荒亡之事，便

是直欲景公亦不為此豈有任其自擇之意惟君所行一句蓋言君欲為此則是先王所不為者惟君行之也下文畜君何尤止為此句言直有犯故特明其畜止君欲非為過也信如註文所說既無犯顏可尤之言則尤字之義定指何事而言也畜君何尤○註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

能字意悖既能畜止君欲如何却宜為君所尤已稱其能又言心何過哉上下語脉都不相應必須先有可尤之言然後明其心本無過語意乃圓宜云此以晏子惟君所行之言切直有犯宜為君之

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與前註之誤可兼通矣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註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

世臣親臣分為兩意文辭義理俱不可通名雖有二其實一也然須說世臣在宣王之後則當時親臣便是後來世臣之祖所謂一也若說世臣在宣王之前以為祖宗以來勲舊之臣與宣王時親臣不得不分註文正指祖宗以來勲舊而言故與親臣分之為二準此以觀經文說世臣處止是有世臣之謂也一句而已下句却便別說親臣世臣之

說下無結意親臣之說上無來意自此而下不復有關世臣之意孟子之言何其首尾不相照管而無倫序如此邪所謂世臣與國同休戚親臣與君同休戚者蓋是世臣不必忠於君親臣不必忠於國此又迂曲甚矣豈有忠於國而遺其君忠於君而遺其國者哉況親臣止同其君一身体戚國之休戚略不關心乃是姦回諛佞之人所謂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孟子何必諄諄然專勸宣王畜養此輩邪解經者須要先識主意然後解其文辭則不亂矣此章主意本為宣王薄遇臣下輕用誅黜而言故國世臣乃是推明後事以警宣王非有關

於既往也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者言其世祚長遠而為故國者由其有親信大臣子孫相繼世為輔弼之臣也王無親臣者言王用人不擇賢否輕為黜退果於誅殺昨者進用之人今皆不知其何故而不在于所以人心不固而無親信可為世世輔弼之臣也後乃歷言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皆曰可殺察見其實然後用之去之殺之者皆所以教宣王改其素習慎用誅黜愛養賢能與相親厚以收將來世臣之用則社稷永安而為故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也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註昨日所進用之人

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

國君進用使居顯位有官守職事之人一旦挈家
亡去恐無朝廷不知之理此章大意說已在前亡
不在也蓋言進用之人動遭誅黜今皆不知何故
而不存在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註鎰二十兩也

國語以二十四兩為鎰先儒皆宗其說趙岐註中
惟見解此鎰字為二十兩孫奭正義已嘗引國語
及鄭玄之說以正之謂趙註誤為二十兩予謂孫
奭正其二十兩之差是也謂此為趙註之誤却為
未當後篇王醜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註云一百

百鎰也一鎰二十四兩也以此證之二十兩非趙
註之誤乃後人傳寫之差二十下脫一四字耳註
文不取二十四兩與眾同者而乃專取二十兩與
眾異者不知何謂說者又多以萬鎰為璞玉斤兩
之數是亦不然萬鎰之重計該一萬五千斤未聞
璞玉能有如此之大者也趙註以為言其眾多蓋
謂以眾多之玉積累至萬鎰之重也此說更無斟
量且其眾玉相雜大小必不能齊或斤或兩湊合
成一萬五千斤之重計其箇數之多將有三五萬
數孟子以璞玉為一國之論但指一玉而言足矣
安用如許之多邪鎰字雖以斤兩數目為義亦只

是金之兩數玉之良否不在斤兩輕重鎰非玉之斤兩之數也萬鎰乃是玉之價直其價可直萬鎰之金也

必使玉人雕琢之。註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

不敢自治乃是自能琢玉但不敢耳。凡其有玉付之玉工者豈皆自能雕琢玉哉。玉之主人但能與玉工一同詮量度其玉材作何器物如此而已。至於琢磨雕鏤手效其成則在匠者。蓋所以諭其君人之道。理當務在任賢而已。非謂不敢自為也。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註霓虹也。雲合則雨。虹口則

止

虹霓晚見於東則晴。早見於西則雨。此世俗之所共知者。詩云朝濟於西崇朝其雨。然則虹不專主於止雨也。甚明果虹霓專為止雨之物。大旱之際何苦望於此哉。

後來其蘇。註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

蘇與蘇通用。蘇有三訓。息也。舒悅也。死而更生也。息者疲困而得休息。所謂蘇息也。更生者既死而再生。所謂復生也。既言復生又言蘇息。義不一矣。平易言之兩義中蘇息為是。

三百五十五
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註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穆公既知民怨其上，必須審察致怨之由，罪其有司之弛慢殘下也。今穆公略不言有司之過，專欲誅殺其民者，蓋由不知民之平昔所畜之怨也。孟子正為穆公不知故告之如此。註文不當以疾字歸之於民，乃是穆公疾惡其民之薄於上也。南軒曰：鄒穆公疾民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此為得之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註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民亦為之守之，說言其既往之驗，則可。孟子本教滕文公方來之事，豈可便以此語許之邪？況效死守國，止當責在文公，經言效死而民弗去，其責之之辭不在文公，却專在民。且孟子方與文公對語，而曰民弗去者，不知此語却與何人酬答也。民字本衍，宜準下章效死勿去為正。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註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也。

諦觀人之行止，亦有非人使而自行，非人尼而自

止者其間蓋有事物使然非皆必在於人人亦在其中矣事物所使事物所尼皆天也說者宜云人之行必有事物使之者其止必有事物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固有天命而皆非人自能也我之不過魯侯豈臧倉之所能為哉

行止非人所能也。註闕

中原古註本行止非人之所能也有之字則文備蓋自宋氏南遷之後南方本傳寫之差耳

四書辨疑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十

孟子

公孫丑上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註曰孟子言也

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句皆孟子之言此處不當

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無疑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註闕

改字學者各以意說未有定論改改變也蓋言田

野開闢民人生聚與夏后殷周盛時無異地今不

改變三代盛時之開闢民今不改變三代盛時之

生聚也

速於置郵而傳命○註置驛也郵駟也

篇韻諸說驛皆訓驛馬駟皆訓驛傳驛馬驛傳義本不殊驛傳亦驛馬也今以置為驛郵為駟置郵二字皆為驛馬置郵傳命乃是驛馬驛馬傳命不成文理況玉篇网部諸字凡從四者皆是止而不动之義與驛駟等字從馬而義主驅馳者不同南北玉篇江南廣韻置字止訓安置設立嘗見漢書中有訓驛處然於事多難合中原廣韻韻略與毛晃韻略俱兼訓驛蓋以漢書為據也毛晃云漢書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此以騎置二字一袞說為驛馬義已不明又國家

設置驛馬通報遠近事情邊方奏事理合乘騎何必更言因驛馬以聞邪觀因字之意若指朝廷使者而言有便宜因其使者以聞於上則可說也然以騎置為使者稱呼亦無可據不知何謂毛氏又釋傳字云古者以車駕馬乘詣京師謂之傳車又云凡四馬高足者為置傳中足者為馳傳下足者為乘傳此蓋以置傳為驛傳意又指置為驛也夫所謂驛傳者乃其驛馬傳車諸傳之總稱也今單指置傳為驛傳其言馳傳乘傳者遂不謂之驛傳乎以此觀毛氏所引諸置字義皆不安況置郵之置既有郵字相配為言與漢書中置字又難同論

惟從玉篇及江南廣韻之訓為是郵字又未嘗有
 訓駟者字既從邑乃其停止人之處所也江南廣
 韻中原韻略皆訓境上舍中原廣韻毛晃韻略南
 北玉篇皆訓境上行書舍此訓為近郵只是傳舍
 廣韻釋傳字云郵馬曰傳此以郵為驛傳之舍也
 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鋪步遞之舍
 曰急遞鋪中原多事之際至曾三十里置一馬鋪
 急遞鋪大槩十里一鋪為常道路相望通謂之郵
 亭然急遞鋪始於近代孟子時猶未有也速於置
 郵而傳命置止是設置郵乃傳舍驛郵也蓋言德
 之流行速於設置驛郵以傳朝廷之命令也

我四十不動心。註四
 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也

果如此說聖賢之不動心必須四十然後之顏
 淵猶為未能也告子之不動心既先於孟子則是
 在四十以前此又當作何說也四十彊而仕止是
 言其年方彊壯可以入仕之時耳道明德立能不
 動心非皆必在此時也孔子自言三十而立乃是
 心已立定不動之道已了非直事事不惑然後方
 為不動也我四十不動心本言自己實然之事非
 指年例而言也此句經文本不須用註
 不動心有道乎。註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孟子言不動心自有許多話說非只心有主三字能盡況人心所主有善有不善若其心主於不善豈有不動之理此處止是公孫丑所問之言說者但當解其本文不動心之道且合儘與孟子說孟施舍○註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

此說本因舍豈能為必勝之語單稱舍字故以施為發語聲也然於姓與名中間插一字為發語聲不成語矣語錄指舟之僑孟之反尹公之他之之字為例亦恐未當近世如顏之推宋之問之徒用之字為名為字者多矣之僑之反之類正與此同之雖助辭亦不可於姓名中間作發語聲讀況施

字乎惟以施舍為名則不牽強舍豈能為必勝哉舍字上本合有施字蓋傳寫之脫漏也

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註惴恐懼之也

舊註解惴為小懼今言恐懼之皆未免為牽強詩云惴惴其慄惴止是畏懼之意準此解為雖褐寬博吾不畏焉亦不可通王滹南謂不字有誤予因疑為亦字蓋言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亦畏之也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註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

助於氣

不得不得於理也言有所不達心有所不安是皆不得理而然也舍置不達之言正是心從理之功力制不安之心正是氣爲助之驗舍置便是心力制便是氣不求理於心豈能舍置不求助於氣如何力制既言舍置其言却說不必求其理於心既言力制其心却說不必求其助於氣豈不悖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謂言有不得於理事已發見於外不可求其理於心改其已然之失改則動其心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蓋謂心有不得於理事未發見於外不可求其助於氣成其未然之非成

則亦動其心矣告子之不動心用此道也故孟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而不助成心之非可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不改其言之失不可也心之非不可助言之失必當改心與言皆合義然後可以不動矣

夫志至焉氣次焉○註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此以至爲極就其極字爲說也然極字地位非志之所宜居也志雖氣之將帥義又志之君主也若志不遵義自處其極出入專恣帥氣而行未有所

行不亂能使其心自然不動者也至字止當訓至到之至南軒曰志之所至氣次之而至此說為當持其志無暴其氣○註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註文只是朦朧說過終未嘗明其如何為持其志如何為無暴其氣中間節制其宜者果何物也夫志不當使之自專以妄動遵義而動皆合宜是之謂持其志也氣不可使之自恣而妄發循理而發皆中節是之謂無暴其氣也節制者惟義而已此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之道也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註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壹雖訓專乃專輒自用之意動者繇飭不安之意蓋志與氣皆不可自有所專俱當聽命於義志則秉義命以帥其氣氣則承志之所至次之以接於物則內外相應發皆中節各不違宜無所虧失故氣充而無餒心安而不動也若志不遵義而專壹自恣所行既亂氣必不得自寧氣不循理而專壹

自恣所行既亂志亦不能自靖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至於顛躓趨走之際氣又非專在是也正由素無所養不能順序循理而輕率妄發故其舉措失常以至於此既已顛躓其氣愈亂氣亂則心自不安也

我知言○註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雖能究知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而於己之行事却不相聞未見心之不動之理蓋知言者知其言之詖淫邪遁之病不使有之於己則言公事直心無愧怍而不動矣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浩然之氣集義所生須有是義則有是氣若無是義則無是氣但見氣須以義為主未見義須以氣為助配有助之意此過論也所謂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者此論窒礙尤多果無此氣則其義已不存如何所為却出於道義所為果出於道

義則其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又豈有疑懼不足有為者哉一時所為暫行遽止有始無終此是專以顧護私欲而已便謂出於道義恐亦未嘗夫道本無物可指統而言之乃其事物相交所由道路之總稱義乃道中之物也分而言之事事物物各有其道義亦自有義之道若以道義兼言則可義與道對言則不可經言配義與道與字界在義道之間乃是配義而又配道義與道何可分邪註文分義為人心之裁制分道為天理之自然此又不察義亦無非天理之自然與道亦無可分之理也然其氣合乎義道之一句中却撤去與字不用而

以義道兼言亦由見與字有窒故也又觀前後經文前言以直養而無害後言是集義所生皆說以義養氣之事惟此中間一節却說氣助義道與前後意義亦不相合配止當訓合與當作為其為氣也配義為道無是餒也如此讀之義乃可通恐經文與字為誤不然終無可通之理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頴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

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若依近世之說改心字屬上文勿正心三字不成文理王滹南曰或以心字屬上句或以屬下句以文勢觀之語皆不安中間或有脫誤未可爲斷然之說也此論甚善勿正勿忘之間難容更有心字勿忘上只當有一亦字心字蓋亦字之誤註文解正字爲預期語錄曰正則有所待蓋必之之意旣以正爲期待又以期待爲必之之意遷就甚矣必期二字義實不同必是必定不移之意期是期望

未定之意如言期於必取期於必得須有必字乃爲定意單用期字與必同說非也戰不正勝若解爲戰不期勝連春秋傳也說不通正勝乃必勝之意如楚子玉所謂今日必無晉矣者是也不正勝者謂其不可有準定必勝之意也至於期望之心何可無也孔子行三軍亦必好謀而成者是與未嘗不望有成也由是言之以正爲期誤亦明矣註又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乃是專爲養氣而集義也君子行義知此義爲己所當爲而爲之日往月來義乃自集以漸至於事皆合宜則俯仰無所愧怍浩然之氣自成義不可有意於集氣不可專

四冊三
意於養惟能真實行義則義自有集氣自有養是
之謂善養氣者也彼專為養氣而集義者其心本
不在義特欲假此義為養氣之資所集之義非真
實之義也義既無實氣亦豈能浩然哉又解勿正
為勿預期其效正不可為期辨已在前既以集義
為事卻不期望其成效世間豈有為其事而不望
其事之成者乎又解勿忘為勿忘其所有事勿助
長為不可作為不知所有事果是何事作為果是
如何作為皆不可曉必有事焉而勿正亦勿忘勿
助長也者事指義所成之事功而言蓋言行義則
必有所成之事功在焉然其心當正在行義不可

正在事功亦不可忘此事功於氣無所顧藉又不
可欲其事功之速成急假無實之義以張其氣如
助苗之長也義根本也氣枝葉也義實則氣充義
虛則氣餒假虛義以張其氣是猶拔根本以長枝
葉也根本拔則枝葉槁矣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也予嘗推衍此論義極該廣非但養氣而已凡
其已所當為之善為之於己皆有及物之事功隨
之明明德則有新民之事功隨之正心修身則有
治國平天下之事功隨之然其心當正在明己明
德正心修身不當正在新民治國平天下之事功
亦不當忘此事功而無及物之心也正便有助長

之意勿正則自不至於助長矣前古聖賢凡說道
 義必與成物之事功兼言君子篤於親其下便說
 民興於仁慎終追遠其下便說民德歸厚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其下便說天下平如此之類不能徧
 舉其心雖不正在事功亦未嘗忘其事功也董仲
 舒言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乃勿正而忘之也惟孟
 子勿正勿忘之言妙盡其理非後人所能及也此
 一節與上段文不相接必有事焉上疑有脫簡今
 不可考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註公
 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

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
 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

孟子本言我知言非謂我能言也今因我知言之
 一語遂以為兼言語而有之非也此段疑有闕文
 不可強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註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
 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也

若言所生之物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則犬
 豕馬牛虎狼蛇蠍皆當有不忍之心此物何嘗有
 此哉孟子止言人能如此非謂物皆然也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下文既有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之說註文於此未宜多論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註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

端端緒也絲之端緒即絲也麻之端緒即麻也仁之端便是仁義之端便是義今乃分仁義禮智為性分仁義禮智之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情豈有一體而為兩物者哉語錄論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與此說互相首尾亦以四端為情又說情既發則有善不善蓋不知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心未嘗涉於不善也情有善不善若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而言則可歸之四端則不可四端本只是仁義禮智不可別指為情也後篇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有此明文豈容別議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註仁道之大如此而自己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莫之禦三字註文無明說禦止遏之也蓋言為仁由己莫之或有止遏之者而自不為之是不智也此與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語意相類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註與猶許也助

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
 此說過於用巧而失之狹其功止可及於知識之
 聞而已不識不知者所遺多矣恐非孟子贊稱舜
 德之本指也若只言與人同為善則理平意足氣
 象又廣大亦甚自然夫與人同為善誠難事也苟
 非大中至正之人莫有能者竊嘗驗之天下之人
 見人有技媚嫉憎惡違之使不通擠之使不保如
 此以便己私者比比皆然誠能克去己私以至公
 無我為心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夫然後可以與人同為善矣視其規規然取彼
 之善為之於己以勸彼善者相去豈不甚遠哉南

軒曰取諸人是與人同為善也此最本分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註闕

孟子曰衍文

公孫丑下

大時不如地利。註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
 屬也

近世以時日支干湊為動作吉凶之說者不可勝
 數皆上古所未有也以此為天時恐非賢哲所宜
 談者至若彼邦離叛此國輯睦彼歲饑饉此年豐
 熟彼軍疾疫此眾康寧又如舟師遇春水騎兵得
 秋風涉險而無雨雪襲擊而逢陰晦敵國之所謂

天時者皆此類也南軒曰用兵乘機得其時也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註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曠日持久乃是地利之功不可與四面攻圍一袞解為天時之善也說者宜云四面攻圍必有值天時之善者然而曠日持久師老卒墮而不能勝者由其城池險固易守難攻是為天時不如地利也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註域界限也

註與經文通讀則是界限民不以封疆之界界字重複不成文理域與下句固字威字相對為文皆

是動作從己字樣域惟訓處為是蓋言聚處其民不必以封疆之界限禁之也

是或一道也。註是或別有一種道理

是或別有一種道理此是猜想揣度之言曾子既言我以吾仁我以吾義則所指之道亦已明矣孟子之言不應如此猜度也蓋言曾子所言非不義也今我此事亦或與曾子所言同是一箇道理也故繼言天下有達尊三蓋以齊王之爵比晉楚之富貴已之齒德比曾子之仁義所以明其一道之無異也或者謙遜之意蓋不欲直比曾子也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註去

之殺之也

若以殺之為問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乃是指孔距心亦可殺之也孟子之言何其踈戇如是邪前篇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去與殺自有分別去之止是逐去不用非殺之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註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不得之意止是謂其無財非有關於法制也經既明言自天子達於庶人豈有不當得之法制哉註文為見兩言不可以為悅疑其重複故以法制之

說與無財分之為二也試於常話中體認語意類此者每每有之雖兩言之而無財一句乃是故重前句自解其不得之由耳先言不得不可以為悅後乃再言只是無財故不可以為悅也後又總言得之為有財則其自解不得之意止在於無財豈不甚明不可於經文之外增加法制為說也註又解得之為有財引或曰之說改為字為而字讀經文為得之而有財則益牽強不成文理矣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註比必二反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棺槨為死者護其肌膚雖愚夫愚婦共皆知之孟子何必諄諄言此邪充虞本以木若以美然為問孟子所答之言必須說出棺槨敦厚欲其耐久不致有朽壞之意則與元問相合而註文但說設置棺槨之常意於木之美惡厚薄略不相關則是未嘗答其所問也是豈經之本意哉舊說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無令土親膚南軒曰比及其化不使土親其膚二家之解雖其文有小異大意則同皆以比為比及化為變化其理誠是然於上下之文猶未盡通也且姑且也者字乃普該眾人之辭蓋言七寸棺槨自古以來人皆用之雖共知其

親之體終皆不免朽壞且於比及變化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為子之心誰獨無此快悅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註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人有吝物之心亦皆止是為己今言為天下愛惜此物不知持此物於天下與誰也又況一人送終之物大都幾何而為天下愛惜邪奪之於其親施之於天下不惟君子不為雖小人亦無此事不以天下儉其親蓋言君子作事立法不欲使天下之人儉薄於其親也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

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註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從仕為官也士乃未為官者也解士為從仕之人誤矣經中觀亦字文勢仕士本是一箇字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註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

舊註以季孫子叔為孟子弟子季孫不喜孟子之意故言異哉子叔亦疑之今以子叔疑三字為一人亦無考據子叔疑既已不用却得使其子與弟

並為卿相此又不可曉也大抵此章自季孫曰之下文多未詳不可強解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註泄柳申詳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義不苟容者道合則留不合則去二子在魯君則不顧於己已則矜矜然望人於君之左右維持調護求區區一身之安此非苟容而何此段經文本與上文繆公尊禮子思之說相對為言上文註云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

能安而留之也此說誠是所謂候伺者候伺子思之顏情也準此以解本段之義泄柳申詳亦是常使人候伺繆公顏情道達誠意於其側以安其身也然則人君以此禮賢則可人臣以此事君則不可註文亦是見此一節義有不安故宛轉其意特加賢者二字指君側之人為賢人以成二子義不苟容之說然經中本無賢字意脉彼其在君之側候伺顏情道達人之誠意通布腹心者蓋亦只是左右親信與人媒合就事之人非皆可謂賢者也夫中正特立之士雖因賢者薦達至於行事之際可否進退有義存焉亦不直須常有賢者維持調

護恃以為安也况泄柳又非中行之士推閉門不內之心乃其狷介之有甚焉者也君自造門欲就見之猶不可得豈有望其君側之人維持調護之理又以一章之文勢言之至其結意處止言慮而不及子思於泄柳申詳未嘗再有干涉亦難通解竊嘗撤去泄柳以下十七字讀之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如此則語意通順而無彙礙十七字義實未詳

王庶幾改之。註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孟子去齊蓋為道之不行非由一二事偶不如意
 悻悻然去之也若專望齊王止改一事意亦狹矣
 王庶幾改之者普言王之素習果能悛改而有自
 新之志猶可足用為善也其所以責望於王者大
 矣不可單指一事而言也

王由足用為善○註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
 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
 足以為善

直告不隱因為朴實只朴實亦恐未至於足用為
 善也況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有因不得已
 而言者有因慚怒而言者意皆自謂不能行先王

之道此不幾於自暴自棄者乎指此為足用為善
 義無可取孟子平昔許齊宣王之意惟在不殺穀
 觶之牛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者是也足用為善意
 正在此非指朴實而言也

吾何為不豫哉○註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
 嘗不豫也

上文彼一時此一時之語正是自明其不豫之心
 在此時不得不有也今言實未嘗不豫於經文前
 後意已差別而註文兩句又自有窒果以實未嘗
 不豫為真則其雖若有不豫然者為假矣假者固
 不必論而真者於理亦非也見天下無有治期生

民困於虐政而恬然不以為意仁人之心固如是乎觀孟子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言乃是憂先王之道不行生民之困無已不豫之心蓋為此也吾何為不豫哉為當讀為去聲言我之不豫正為此耳我為何事不豫哉言其非為已也

四書辨疑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